

乡情多味

# 难忘那头大黄牛

◎陈湖

我是农民的儿子，和牛自然有着不解之缘。记忆里生产队二十多头牛中，那头大黄牛最使我难以忘怀。

我刚上初中那一年，队长安排父亲担任了队上的饲养员。父亲饲养的二十多头耕牛中，我最难以忘怀的是那头大黄牛。它长得健壮魁伟，两只稍弯的犄角向前翘着，一对铜铃似的大眼睛炯炯有神，一身黄色的绒毛亮得发光，行走起来一步一个脚印掷地有声。它高大威武的样子让人望而生畏，我跟着父亲去饲养室玩耍时，总是害怕这头大黄牛，站在前面怕它抵，站在后面又怕踢，总是怯生生地站在父亲身后偷窥，连站近点正眼看它的勇气也没有。其实，我这些担心全是多余的，它非常温顺听话、善解人意。我几次跟父亲去山里放牛，回家时走不动了，父亲吆喝一声大黄牛便停下脚步，父亲抱起我让我骑在大黄牛背上，它一步一步稳稳当地行走，唯恐把我摔下来摔伤。回忆那情景，使我想起宋代诗人雷震的诗：“草满池塘水满陂，山衔落日浸寒漪。牧童归去横牛背，短笛无腔信口吹。”哦，那时我不正是横在牛背上暮归的牧童吗？

大黄牛力气好，用起来听话好使唤，

大家公认它是二十多头牛里的佼佼者。平常队上犁地播种，夏秋季节光场碾麦，大家争着去牵大黄牛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大队购回了一台东方红牌铁牛55型轮式拖拉机。一年秋季的一天，这台拖拉机拉着一车玉米秆在上路上行驶，忽然狂风大作，暴雨倾盆，拖拉机滑入路边的泥泞之中，越陷越深，司机叫来十几个精壮小伙子帮忙推车，拖拉机纹丝不动，大家对这庞然大物无能为力，束手无策。忽然有人说了一声“牵牛拉”，人们马上联想到大黄牛，有人很快把大黄牛牵来，套在车前面，牛拉人推，大家一鼓作气，拖拉机一下子从泥泞中推了出来。人们擦着脸上的雨水和汗水，长长的出了一口气，对这头大黄牛不得不刮目相看，有人打趣说：“这头铁牛还不如咱这大黄牛呢！”

在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苦苦劳作中，大黄牛身体过度透支，终于在一个寒风凛冽、滴水成冰的冬天卧骨不起，先前的强壮身躯如今变得皮包骨头瘦骨嶙峋，没精打采地卧在圈里，眼窝里充满了浑浊的泪水。我跟父亲去饲养室看它，父亲喂草它不吃，端来麸皮料面它用鼻子嗅嗅，也只吃几口，端来面汤

让它喝时，它也像是应付式的喝三两口，然后伸出舌头舔嘴唇和鼻孔。如此十几天后它啥也不吃不喝了，侧身躺在圈里，头也抬不起了，眼神显得呆滞无光，仿佛已经没有一点力气。父亲把情况告诉队长，队长以无可奈何的口气唉了一声后说：“明儿安排杀了吃牛肉吧！”在那一穷二白的年月里，队上的牛老了不能犁地拉车了，最终的结果就是宰杀掉，给大家把牛肉分了，让少吃缺穿的男女老少打一下牙祭，这可真谓是：“老牛力尽刀尖死！”听说队里要把大黄牛杀掉，我心里十分难受，我苦苦的哀求父亲，让他给队长说说，不要活着杀大黄牛，让它自己死了，我们把它掩埋，但是一个十几岁的小毛孩说的话大人能听吗？晚上我在饲养室炕边写完作业，端着煤油灯去圈里看大黄牛，它侧着身子躺在圈里，头挨着地无力抬起，眼睛可怜兮兮地望着我，仿佛祈求我能救救它，看着为队里的社员们贡献了一生的力量、如今苟延残喘的大黄牛，我心中充满一种难以言状的悲凉。

翌日上午，队长安排了五六个人宰杀了大黄牛，那天晚上我在饲养室的炕上写作业，难过的泪水洒湿了纸张。

四十多年过去了，在人生的旅程中，许许多多的往事都已成为过眼云烟，唯有大黄牛在田间耕地拉犁、忍辱负重的身影，在我的心中久久挥之不去，难以忘怀。

品茗静思

# 素锦年华

◎苟美娟

养了一只猫，这只猫陪我上班，陪我下班，陪我写字，陪我作图，安安静静、规规矩矩蜷缩在脚下，目光对接处，满溢着温情与爱怜。喝咖啡时，喂它水喝，吃面包时，喂它面包屑，褐紫色的眼眸里，满是欣喜。它会一直盯着你，直到你不好意思看它为止。此刻，它的心，定是温柔的，我想。

如意是女儿捡回来的流浪猫。“唉，这里有一只猫。”小女孩尖叫了起来。在绿化带的夹缝里，如意浑身湿漉漉的，耷拉着脑袋，浑身发抖，圆溜溜的眼睛，就那么一直盯着你看，一眨也不眨，眼神里，没有哀求，没有乞怜，没有幽怨。女儿顿时心生怜悯，抱起了它，用干净的手巾裹住了它湿漉漉的身子，擦洗干净后用宽大的毛毯裹住它，喂它吃了温开水泡馍，它眼里顿时有了明亮的神色。

孩童的心，永远是水晶般透明。女儿和她的小伙伴为它布置了温暖的家。废弃的纸箱子，层层叠叠地，铺上了五颜六色的海绵纸，箱子的四周，装饰了田园风格的窗户，意外的，雕出了一扇窗。门的四周，用彩纸装饰得绚丽缤纷，起名娘：猫咪的家。六七岁的小姑娘，围着猫咪，七嘴八舌，编织着美丽的童话。在小孩的世界里，月亮没有阴晴圆缺，人生没有悲欢离合。此时的情景应该是小猫和它的父母，它的兄弟姐妹，它的孩子，住在城堡一般的房子里，肉足饭饱后的玩闹时分。在女儿们的一再

追问下，我同它们一起，编织起了美丽的童话，猫咪有一个温暖的家，它的爸爸爱它的妈妈，它的妈妈爱它的爸爸，它们的爸爸妈妈深爱着它们的孩子，它们住在宫殿一般的房子里，冬天有暖气，夏天有空调。门口有着漫无天际的公园，有着好多好多城堡般的建筑，里面住着它的小伙伴。公园里，有着大大的游乐场。春天了，它们一起郊游，一起爬山，春暖花开的日子，就去放风筝，风筝飘飘，飘到天空上，天空上的世界奇幻无比。夏天了，猫咪和它的家人去避暑，在萤火虫飘飞的傍晚，一家人，围坐一团，做游戏，自制的烤肉炉上，烘烤的美味滋滋作响。秋天的傍晚，一起坐在院子里，等着嫦娥出现的夜晚。冬天睡到自然醒后，围坐炉火前，看书、识字，慵慵懒懒打着盹儿……

小猫丢了，是在一个清晨。早上开门后，女儿发现它不见了，失落感油然而生，大哭了起来，哭着闹着，要去找她的猫。我们娘俩，穿着拖鞋，披头散发，跑到当初拣它的地方，还是未见到它的踪影。一连几天，女儿在上下学的路上，六色的海浪猫，就拉我去看。一次次满怀希望而去，一次次又失望而归。

小孩，是健忘的。女儿，早已投入到对下一个事物的热爱中。而大人的心，却久久不能释怀，在一个个未眠的午夜，经常会想起它。想起有它陪伴的日子，想起它的温顺，它的乖巧，它的可人。只是，素锦年华里，无缘再见到它。

在素锦年华里，唯有，祝它好，祝我安。如此，便好。

副刊散文版投稿邮箱：bjrbwxzkw@163.com

# 大散关

谚语云：“宰相肚里能撑船。”非宰相之肚大也，实乃其度量也大。昔时之宰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官居一品，位极人臣，上仰君王，下俯黎庶，要做到得心应手、左右逢源，诚非易事。能处处事与人为敌么？不能！那就必须学会宽容。

宽容是一种人际关系的润滑剂、调节剂，是一种以柔克刚、以退为进的策略，是一种大家的气度和风范。

人无完人，朋友、同事、亲戚、邻里、夫妻之间需要宽容；陌生人之间也需要宽容。动辄怒目相向，大动干戈，实不足取。我们要学会宽以待人，大肚能容世间可容之事。

宽容就是忍让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

笔墨人生

# 学会宽容

◎田冲

宽容就是豁达。淡泊名利，不患得患失，只埋头拉车，只俯首耕耘。先舍，而不计是否得到与回报。

学会宽容，你在人际关系上就会开辟出一片新天地。学会宽容，并不意味着可以宽容一切。宽容可容之事，不可容之事当然不能宽容。宽容杀人放火，宽容外敌入侵，宽容贪污腐败，一味宽容，这就是

软弱、违法和犯罪，长此下去，天下就不稳定，人民就要遭殃。

宽容有度。不能宽容到不讲原则、不辨是非的地步，否则那就是昏聩，就是渎职和无能。

让我们学会宽容，在待人接物上游刃有余，开辟出一片人生的新天地。



章学锋 / 著

可图，乾元重宝和重棱钱很快退出市场，开元通宝平稳流动的局面又恢复了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唐朝的货币除了铜钱，还有布帛等实物交易，此外，在一些外贸等特定的场所，金银和香料也可充当货币。尽管唐的货币政策几次波动，但主要还是以铜币开元通宝为主。每贯开元通宝重达六斤四两，约折合为现在的三公斤八两。

从唐高宗开始，大量的社会财富积聚到少数富商手中。由于当时还没有纸币出现，那些做大买卖的商人感到了携带铜币的麻烦。铜钱的面值很小，每次交易的需求量又很大，携带大量铜钱很不方便，而且，大量钱物在身也不利于人身和财产安全。随着商品流通速度的加剧，商业活动越来越频繁，商业交易的额度也越来越大，再实行老套的扛着钱或包个马车押着钱去现款现货交易，显然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了。

于是，商业的新生事物——柜坊和飞钱就应运而生了。

柜坊，是向客户提供存放钱物的场所。存了钱物的客户，可以凭借柜坊发出的书帖，委托别人拿着书帖来支取钱物。随着这种“存物取钱”业务的扩大和深入人心，柜坊的升级版飞钱就产生了。飞钱，是一种汇兑的交易模式，最早产生在唐宪宗元和年间。当时，南方的茶叶大量占据北方市场，很多京城人员都以饮茶为时尚。长安的商人需要运送大量的钱财到南方去采购茶叶，而南方的茶商在京城完成交易后要把大量的钱财带回家乡，这种“钱物搬家”让两地的商人都感到了不便。唐时，为应对“钱荒”局面，朝廷曾下令禁止商人携带现钱从关外出境。为方便长途贩运的需要，商人们就开始思考：怎样才能做到既不带铜钱又能完成交易？

于是，相当于现在汇票的飞钱问世了。

最初的飞钱由官方经营，进奏院（相当于今天的驻京办事处）、军队等官方机构，为向京师缴纳一定钱财，开设了汇兑业务的绿色通道。后来，一些商贾富户等民间人士也经营起飞钱。他们是这样实现交易的：收款人收到钱款后开具一张票券（或文牒），这

张票券由两部分组成，一部分当面交给汇款人，另外一部分寄给本道；持票券人到长安完成交易后需要支付现款时，就到指定的地点交出所持的另半张票券，工作人员将两部分票券合在一起核对无误，持票人就能当场领回所存的钱款。通俗地讲，就是商人可以在甲地交钱领票，而在乙地可以凭票取钱。因为操作方式方便安全，飞钱也被称为“便换”。飞钱的交易形式，无外乎这么三种：一是在外地商人押货进入京城长安销售一空后存钱取票，再回到地方州府去兑换；二是各地商人在当地的州府存钱取票，到长安做生意进货时取出用于支付；三是这个州府存钱取票，再到别的州府去支付。不论哪种形式，其实就是柜坊“存物取钱”的方式，演变成“保管支钱”而已。

飞钱的生产，大大提高了货币的流通速度，是商业发展史上的一桩好事。飞钱从官方借助国家渠道让行政权力进入市场，演变为一种商业的连锁模式，这是时代进步的力量。于是，社会上有了专门从事飞钱业务的商人，他们依靠总店与各地分店间完备的体系，在帮助商人避免运送现款交易麻烦的同时，也可以从中谋取一定比例的扣作为利润。唐朝的飞钱，只是买卖凭证，并不能作为付现交易的凭证，因为它本身并不介入流通，也没有货币的交换功能，所以，飞钱和后来出现的纸币是完全不同的。

飞钱虽然得到了商家的广泛使用，但对国家财政产生了一定的冲击。元和六年（811），政府下令禁止使用飞钱。此举令市场的交易额大幅下降，很多商人都把钱放在家里不拿出来用，社会上的货币流通速度严重受阻。无奈，唐政府改变策略，对飞钱的态度由堵变成疏，改由户部、盐铁、度支三处官署来共同经营飞钱。这三个部门掌管飞钱后，要求商人在进行票券汇兑时，必须缴纳百分之十的费用。这种做法，实质上是对商人的一种变相剥削。当然遭到了全体商人的抵制和反对。无奈，唐廷只好收回成命，继续推行平价汇兑，以此来换取商业市场的相对稳定。

（连载 26）



傅进军 / 著

## 战友聚会

战友情谊山高水长。人说战友之情天下第一，这话不假。父亲尽管离开部队多年，但他还一直怀念部队生活，时常和我讲起他的那些战友们，叹着气说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了。他们当年那批战友中有位退下来的后勤部长，费尽周折联络了西安、宝鸡、咸阳、渭南八十多个战友，成立了战友会，父亲得知后，甚是欢欣鼓舞。谁知，随着父亲的退休，战友聚会却一年不如一年。

战友会每年举行一次，日期定在八一建军节这天，聚会地点选择在西安或咸阳的饭店。第一次参加聚会，是在交了50元的活动经费后，父亲拿到了一本战友通讯录和一张宴会请柬。那次的聚会气氛十分热烈，大厅里笑语连天，八十多个老兵在大厅里穿梭，推杯换盏，觥筹交错，他们拉着身边的人共叙战友情，“再过二十年，我们再相会”的歌从中午一直持续到晚上，回到家后，父亲还是“战友啊战友”感叹了好几天。

父亲的这些曾经同甘共苦、出生入死的战友们，退伍后，有的当了领导，有的当了一线工人，有些回家成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……随着大家身份的变化，心理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，曾经纯洁的战友情，也慢慢被世俗的东西所掩盖，大家变得拘谨起来，就连聚会时的座位都形成了特定的组合：大官大款、小官小款，有职称的教师与工人和农民也有了距离……最后随着父亲所在工厂的变化，父亲再也没有去过战友会，与他有联系的只有一些倒闭企业贫困潦倒的战友，他说现在吃饭都成问题，哪里有50元的闲钱去吃喝。他们最奢侈的一次聚会就是在我家，让我去借一套卡拉OK，买了四瓶太白酒和

两箱啤酒，但唱的还是那首《送战友》。后逢八一建军节，父亲干脆不参加战友聚会了，却满心欢喜地亲自到家下厨。他说：“我们全家都是战友，有当过空军、陆军的，还有公安战士，你妈也穿过军装，当过军工，是多年预备役呢！”

父亲的战友中常到饭店的依然是那帮大款，常到我家的也依然是另一帮生活困顿的。每当我回想起父亲这些战友们相聚一起欢声笑语的情景时，我的耳边还会响起“战友啊战友，亲爱的战友……”的歌。

## 三次住院

父亲工作战斗了四十三年，从初入军校的大学生，到马兰基地的学员排长；从剿匪时的代理指导员，到师组织科长、雷达团政委；从五七干校区队政委到航空总队政委、全军第三十四考区主任，先后担任过八个部队的师团职领导，历经了核试验基地建设、中印边境备战公路施工、新疆伊犁平叛、四川彭山抗洪、甘南剿匪、青海湟源救灾和内蒙古乌市抢险等重大任务，西北戈壁、西南藏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，他是两弹一星“争气工程”的参与者、第一批航空造林绿化西北的拓荒者，是个不知疲倦的革命军人，他常把自己比作永不生锈的螺丝钉，哪里需要去哪里！从首批师职干部转业车间主任干起，到总厂、集团公司领导岗位，他把企业带领到了国家的明星企业，他是国家人事部、纺织部聘任的双职称的高级人才，是一位老当益壮、精神饱满的干将。但有三次住院的经历，令我至今难以忘却。

那是1967年9月的事情，二十九岁的父亲从总队机关下部队挂职锻炼，担任第三支队第六大队教导员。在执行新疆柳树泉基地施工任务中，为

保护两个四川籍小个子战士，他用一米七八的身躯挡住了倒下的电杆，结果腰部及大腿被砸成重伤，住进新疆空军医院治疗五十多天。这件事，父亲一直隐瞒了四十多年，直到2007年父亲住进咸阳一家医院，医生才告诉我们，你父亲腰椎受过重伤，还有核试验留下的后遗症。回到病房询问父亲，他一再摇头否定，后来执拗不过，父亲才淡淡地说：“那两个四川大竹战友一个叫李翔飞，一个叫李元合，我一直书信往来，困难时期我常给他们寄钱，是一辈子忘不了的好战友！”

父亲第二次住进了我爱人工作的解放军第三医院。1988年初，有一次查阅我儿子病历时，无意间看到了我父亲曾因车祸住院留下的病历（当时病历卡片是依姓氏查找）。原来，父亲当师团职干部十八年，带出了上百个师团干部和高科技人才，但他最得意的却是在宝鸡飞播造林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，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按照毛主席的指示，命令父亲在宝鸡组建了兰空飞播团。

为了确保首次飞播成功，父亲手捧航空地图走遍了渭河流域补充图则，不料在勘察院县关山军马场时因倾盆大雨导致交通事故身负重伤。就是在病床上，父亲的目光仍然聚集在宝鸡、天水、平凉、咸阳、庆阳的地图上。2005年，父亲最后一次来到宝鸡，不顾年高体衰，硬是坚持看了几处飞播现场。父亲满脸欣喜地说道，十年树木啊！宝鸡绿了，渭河流域绿了，子孙后代可不要忘了毛主席在宝鸡组建的兰空飞播团，不要忘了那个令人敬畏又令人敬仰的皮司令，是他亲自从南方调来了大量的草木种子，还有那个兰空的刘懋功司令，他是个老红军，也是个绿化西北的大功臣。

（连载 8）

## 作品连载